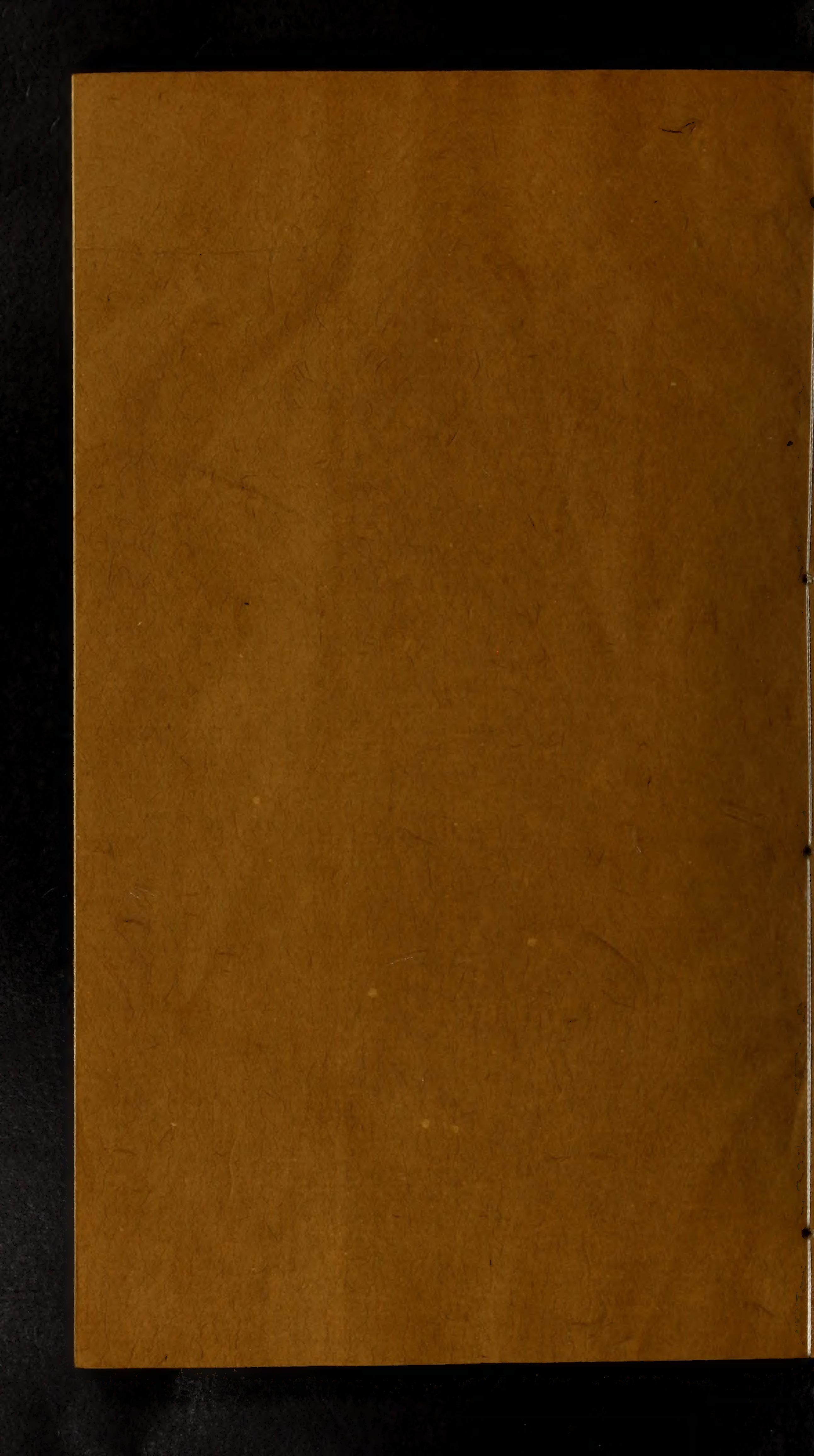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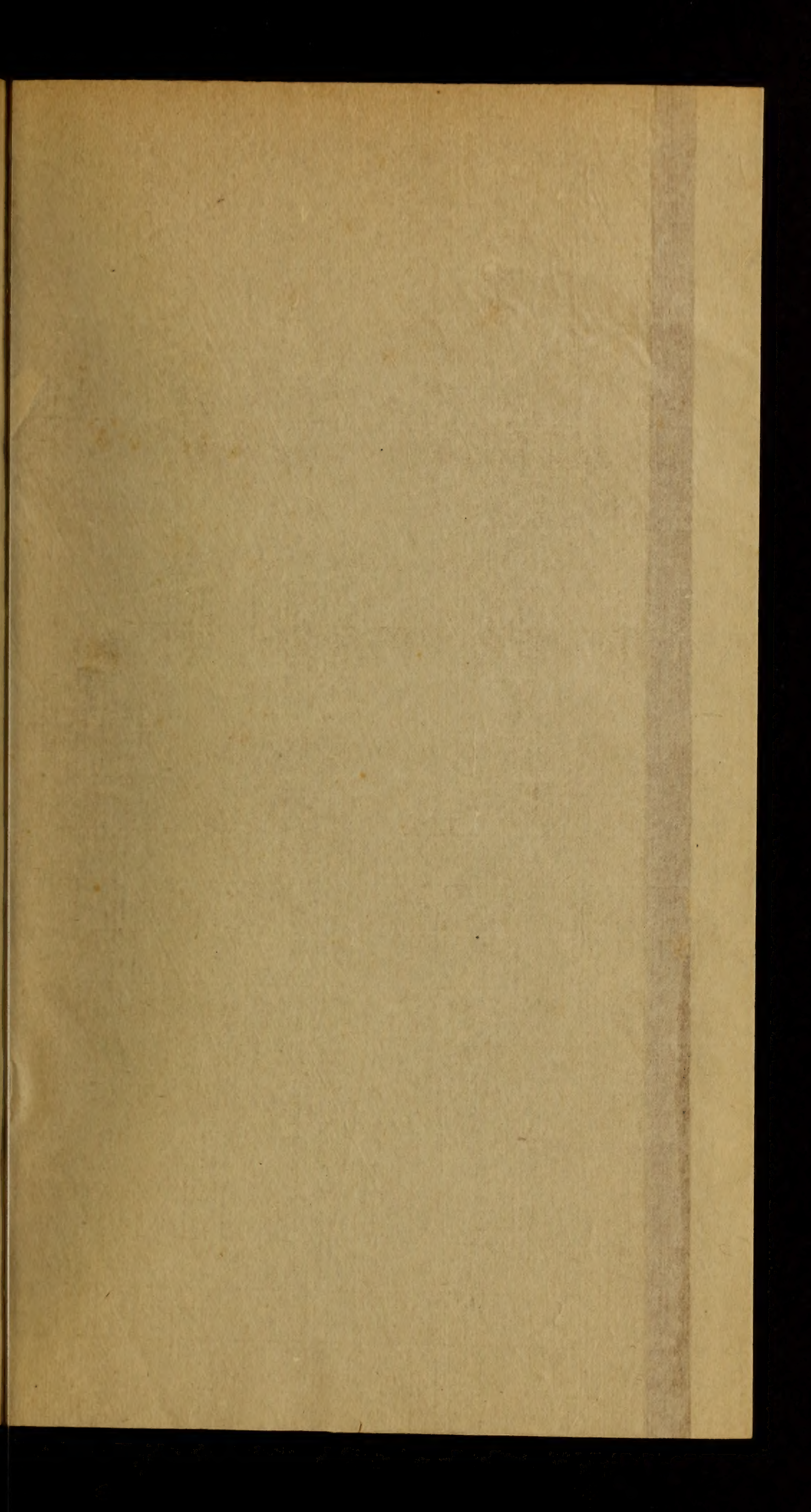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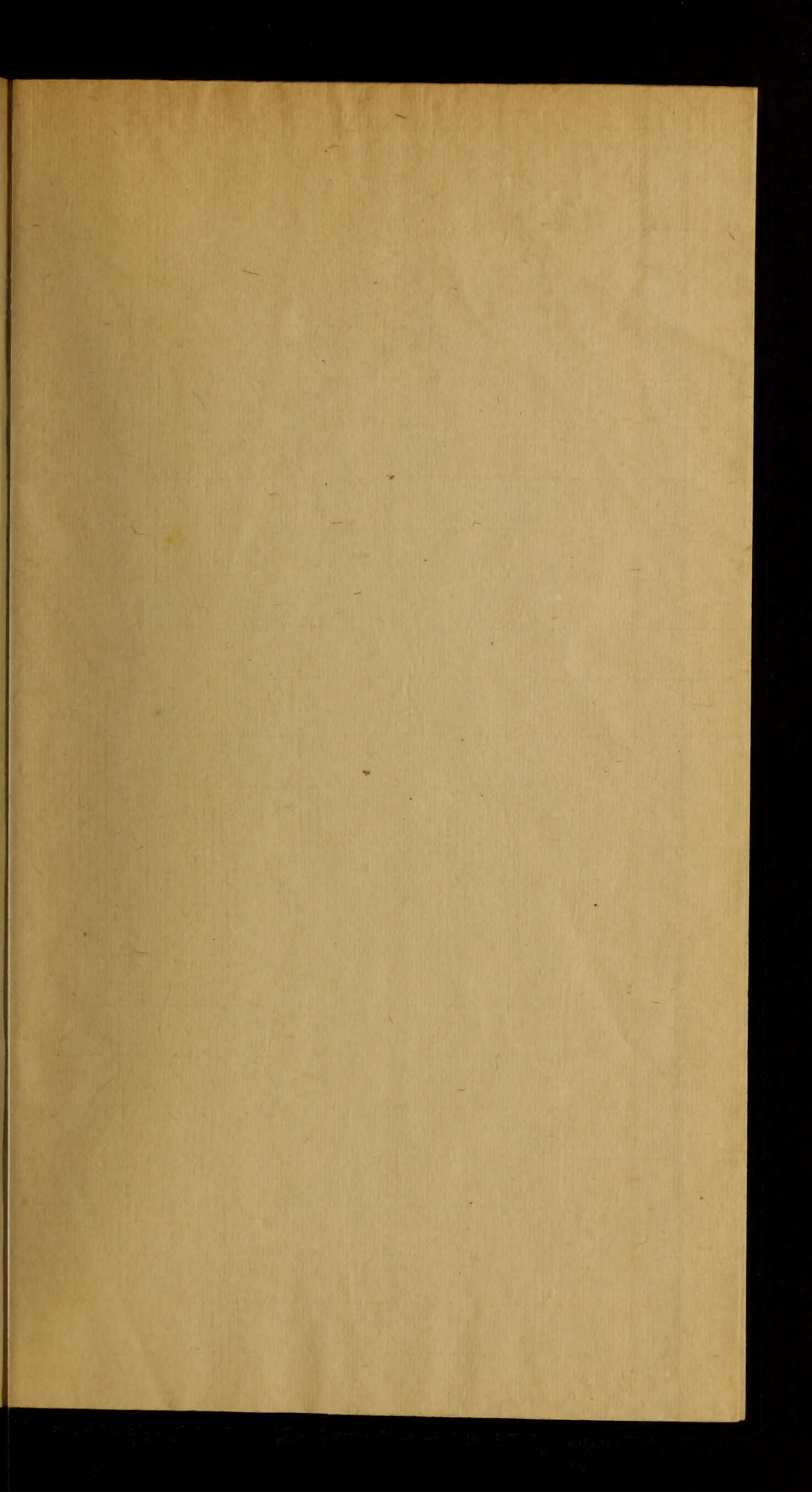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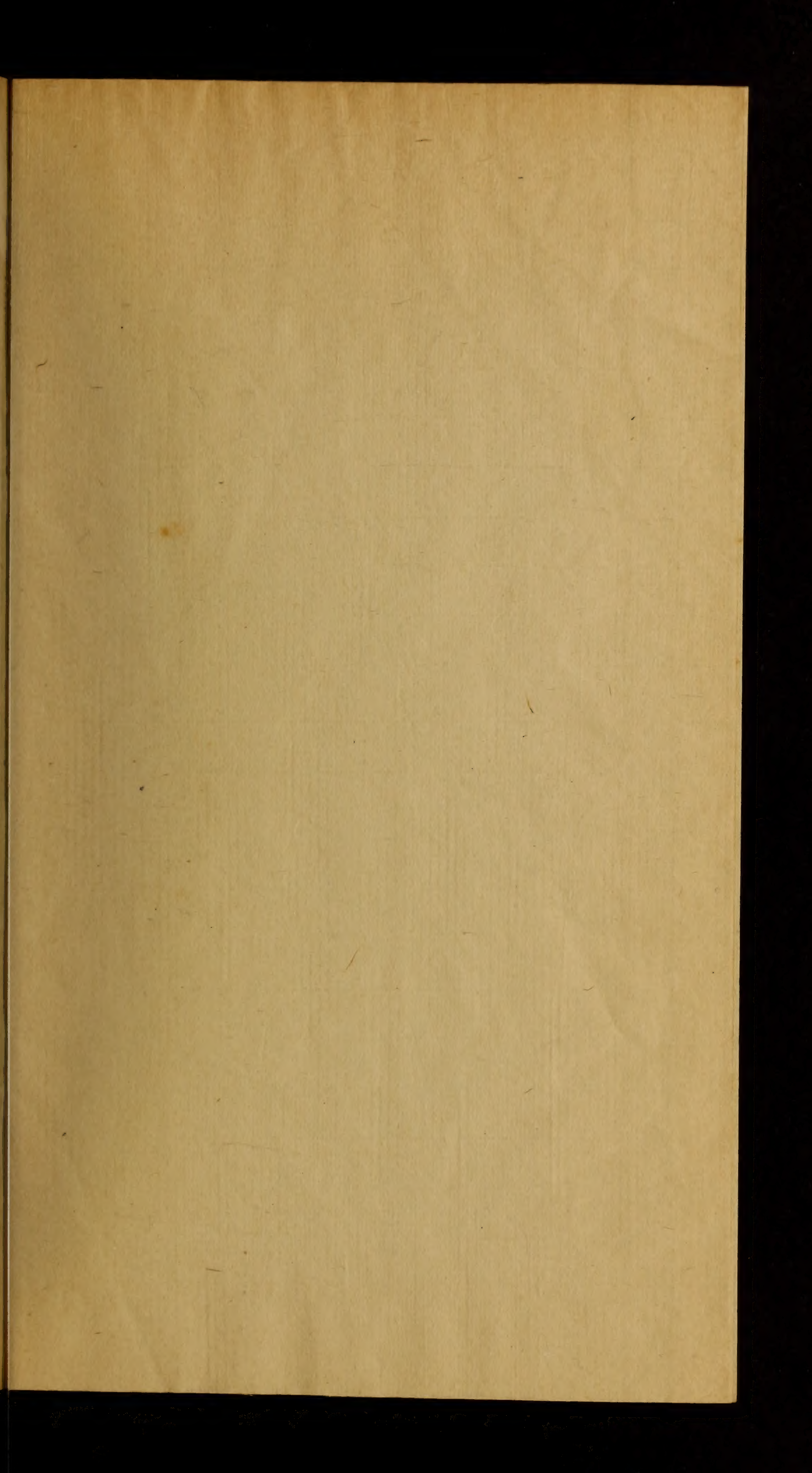












續文選卷第二十

明平原湯紹祖公孟撰

書下

寄屠漸山書

陳束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殊情素殊別恐冒罔爻淡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懟是以搦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遙忖愚心知其非嫚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繽情致顯篤陳昔時燕樂之

悰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祕增惋恨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訢訢衿帶之士揚鬐仰沫足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聲茂實爲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飜之綠乘埒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磷緇塵鞅玄髮變衰跋涉川塗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歎息汎[illegible]壁以唏噓悽目九泒之流傷心一杜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

浦再泣禰生彼數子僉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
發於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
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杳疊巑岏造天黑霧千尋黯
黲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虣獸窺形螯蟲射影斯
實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覊縳湊塗
婁娑行列積憤誰乎褒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
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
而吏曹謁當其倥傯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它乎是
故陳子東績恨於京城汲長孺存情於禁闥張膠東
自歎其蕪奇蔺彭澤挂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略同其

揆矣五十爲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疢作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於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爲梁棟其斷在於溝中同謂之稷上則饗神明而其餘委於鴈鶩非其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于乃取徵於合劒論奇於効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蚤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徵情君子

見幾不如含去不然則匹夫効志炳燿丹青況僕爲辱命之使猶得忝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穅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必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疏使人北干 明主因告足下弁述前忱負療未平力論不悉

擬詰大司徒論止王氏書

皇甫汸

王子維楨將有領浙闈之役其友皇甫汸請爲止之乃論於大司徒曰

借問周公吐哺以愛士與勞曾國忘年以獎才流譽若申[illegible]不羣當蒙異常之顧人倫品藻必廣器使之途列中散間有不堪長卿或非所好豈可以小授緊試俾在外無奇哉竊見本曹員外郎王廷榦桂籍開顏質隣殆庶與越郡蔡汝楠並以弱齡蘄[illegible]鴻漸雙曜麗采馳聲藝苑雖終賈復作嚴路再生[illegible]以加焉役相府推轂銓宰甄才僅以文史之職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是必能贊揚彝[illegible]贊述休烈昭著士之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有矣既乃蛾眉見嫉於衆女鶵鴟貽戚於初筵誰
之過與王子承嘉出守閬州臥理務佐良牧赤縣坐
嘯固知通方飾吏非知劾一官者矣頃謝郡遷晉復
郎署宜入掌書記坐均邦賦曾未浹月遽爾遭以關
譏之役委以權酤之務意者世稱其心計默運餞節可
亮將簡任而享成去齊而蕪臺哉恐遺不堪之情致
無奇之慨傷器使之義累品藻之明無以嗣哲媲公
方容魯國耳今夫崑山之玉明月之珠必爲之飾翡
翠之笥薰桂椒之櫝不適治理之用而克左右之玩
者無害其爲寶也騕褭駃騠必蓄之中廐馴之路寢

不使鶩駕於道邑騁足於千里者無害其爲駿也願公不俟瓜代亟還部檄推寶賂之愛察駿馬之志以縻國士是僕舉獨於明公非爲王子束蘊也

答尹新野書

王維楨

讀所惠書詞俊偉駢驪貫擬連珠珍等辟盤爛方簇錦困以鬼目林衷歛容避舍則斯作者誠四六之博徒文章之宗匠也緊自漢魏暨晉宋成風降歷四朝各裁一體總之雕鏤金瑝之章協比宮商之韻角奇逞秀傾五内之精探異搜冥洩二儀之秘猶之鄭

[illegible]圓不同行而共媚圍椒江芷非一氣而具芬蓋
炳然有象蔚然有光矣世代既移華豔遞落於是操
觚之士哆口西京畢覘江左遲力丌之爲嫌直才情
之自索爾至若君侯之詞則決今音聲而待抑宛藍
具藻而出青音不厭聽色無暇擬可以比肩顏陸臧
頂潘張固不必托李許之高調假相如之鳳鶉其音
自遠其傳勿爨也顧其摛意命篇緣情孤憤爾徵詞
引類咸屬徵言則又靈均之調諭嗣宗之遐隱達者
增唏蛛者弗可測也君侯飽黃石之韜兼彩毫之技
異日建牙虎帳草檄龍城固無俟陳琳之爲記室孫

楚之作從事矣蒙采芻言竟斯布諾雖有他奪敢勞
後命

與宗子相書

王世貞

友人浮槃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憲使宗君
子相吾與子相琳宫托宿風雨如晦鷄鳴鴒綫不謂
今者遂乖各天毎小展念五内摧磔記僕扶服奔散
時得鄴信將子相一札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
筴宛轉片語千致讀之嗚咽涕涔涔下也適會卒卒
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今便已矣子相雖[illegible]

然而遺藻煒發英聲踔踸僕遘禍屬毛銜冤刺骨塗炭以來雖綫息守魄而萬念蹈冥子相如生不佞猶然則幽明之軌未岐抑塞之衷尚可暴也向僕隸奕鳩子相後至稱寮寀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貴人驟識賢者峻領藻鏡衣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表羸馬甘其僾陋乃子相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敝帚悅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厭射鰥居之操濟南吳與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既斐然么麽誠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疵遂欲尋響而來聆聲而

去既戾厥望便生憎心以僕與子相爲奇貨竇之嗜者簧鼓牙舌指擿諱忌子相既不獲安鳳池而僕之餘浸徑沿尊人沫血迴腸方寸蠹蝕欲逝不可在生無術試爲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率相過從擘鮮釀醇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鼓掌掀眉談究古曩比與所繇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汙隆之調角勝自賢往往移丙連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已盡闋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人事也毋論子相慎密雅重僕卽任不

大人出沒荆棘爲于垣畧乎且爲文章不已其效能
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獻讒力者出撚大抵勢當然
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異已踈易親賤偸貴少加
長增敖益惰遺落富勢脫踈寒暄親暱麴蘖倦罷禮
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
如𦟝𦟝之度大空何挂吾子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
歔唇頰非刺長短不亦繆悖大寃哉至又謂僕與子
相嘗爲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令甘心我詎
其人自陷辟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已盡矣念居平
遊好腊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寛大顯信之

朝即扈輒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形之翰墨以干大僇者哉子相之於斯人固未半面也令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為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為僕也者其陽為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令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誤錄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厲每多藉康嗜醉之癖而負觸斗抗名之教問懷傅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滂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懲刈跬武山嶽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唉蠟第令

太宰御史考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白爲黑迅霆之濫擊贄遝株僕不憚左手奉尺牘右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夕之息者冀日月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伉非有益於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呑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任世間不記單閼之歲酉邸中語耳子相謂僕夜夢黃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詫歎惋然久之笑曰彼冀以爲能殃余耶卽使曹蜍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旣以

稍稍讐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此寂寂竟鬱拂釀病審爾子相不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投井幾絕救之乃解子相寧能恝然逝也若婦奇妬未有子痛哉吾為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冀得沐　恩赦奉家大人南還以菝水之間當徒步哭子於邗溝之陰搜所著書籍汰次其事與于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子相治一容膝之室泉臺傷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拮据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靦顏而技辭也

耶

與俞仲蔚書

王世貞

盛氏兄來辱損書及扇頭三絕之贈良悉來意郡非孔道遣信不易故於足下殊若沈滴精神之思托之夢寐耳老吏平亭粗所便習雖酬訊匆匆頗有隙日以薦詩書世人貴耳時便齮齕而僕受稟偏駁不耐杯棬之博山閟溫之口而多中散箕坐之骨加以仲舉犯上之性自附陳容同日之志讒間所積遽成丘墳當事既擬肆其蠹心縱吏何緣亦側鳩眼臨發之

日尊慈蟬緌親暱汎灁謂僕都謝筆硯逃形案牘入
齊以來磬折熟矣亦能粗語滑稽佐酒醆矣昨者上
計吏還言朝堂内外盡爲煨燼虜跡所至瀠流飲腥
家君僇力矢石横拒出塞幕府上事翻被鐫削北風
甚勁南紫多鳥又聞檇李有數餘皇西則秦晉敗撲
眇肝心膽尚裂東則青兗大俠亾命骨節盡痒生非
其辰默與變遘意氣所發亦欲淬礪鉛刄仰希一割
之用既而唯之手趾束絡躑躅何所昔人有言吾不
能爲千古笑端也外則念玉石俱炎之菑内則顧巢
卵併及之變坐是竟食而三廢箸終寢而九起嗟也

討推陰陽消長之會臚數史籍盛衰之跡往往符驗
而僕爲是不幸心所不喜乃復得之明與裁抑門第寒
素雜陳而僕家乃六卿二人監司守令紆朱綰青又
不下數人此一徵也幼藉尊君之庇不耕而粟不蠶
而帛出無步趨日享再肉此二徵也束髮被薦踰冠
登朝隷司寇者九載而不被一譴今又叨賜金紫矣
此三徵也心所欲語口輒能道意所欲筆手輒能副
譽不及閭里而或鼓舞遐徼此四徵也雖使足下爲
僕解之何以解也不佞三月之間蓋以歸討陰請於
家君再矣而未許曰汝其置余何地哉夫少也學未

成而遽倍君非所以處也且使長者親戈殳之役而
衛其子弟彷徉於鷄狗之社可爾僕敬謝無狀因復
需恐待罪東諸侯絕旦夕之請抑鬱憀結而不得伸
聊取夙所著作粗加編定詩自騷賦古體以及近代
文則祭序傳誌雜著往往略備人苦不自知薦醜百
代以期偏嗜亦良拙矣即不量未遂溝壑尤欲賦二
京志五嶽續子長不竟之編劇老氏未純之論九一
其流付之山川而所虞如此所望如彼是將却日再
中雷望爲幾也足下能無笑其言乎今海内之士家
握靈蛇與僕金石要可指數衣冠之雅于鱗日揭則

弟生入室宗徐升堂伯承峻伯順甫二三君子亦當兩廡山林之致足下擅其玄謝榛脩其短盧柟采其材王治吹其瀾又聞吳城中有彭年黃姬水莫叔明者可謂盛矣夫文章之士如韓非李斯班蔡孔禰潘陸兩謝蘭摧玉折豈非造化之精惡泄人羣之舉忌擅今日僕念諸君殆不啻念僕也勉旃強食自愛公署雖囂別有條室可以娛性足下倘許躡屐僕便脂軏淮口却掃齊門種種之懷尨未竟吐以待更發

重與俞仲蔚書

王世貞

前者辱損書及風雅之貺爾時大人方候不測之命僕與家弟塗炭衢路微聞嚴耗則方寸崩潰小測寬吉則精爽狂越無論仰和雖讀之尚未了了尋荷主上多竹宮之釐且念故劍敝屣毋假闇昧曲貸可希餘息復延驚魂稍定三復尋繹始知足下敦嚶鳴之好信疾風之勁艮用劌心至於摛藻瑰麗詠言幽雋三百之後此其錚錚家大人所坐輕重行路明之至被構本末未易一二數也與足下知已久當自曉獨僕區區夙心於東海一書虞昊日之將逮悵尋壑之無機歎文人之鮮永測功業之難終不幸冥蹈若

合符節令僕身當之易耳僕不憚碎首流腸曲旃之下第恐虎視耽耽坐以好名遺恨在獄以故削怨爲脂柔牘作合匃乞匍匐若贖若瞽用紓旦夕耳日月如照雷雨終解與足下夷猶耕釣固當匪遙不然夜臺之傷豈少僕一人哉吳中唐子畏每言河清難俟後世知有唐生足矣僕每悲其意然此君婆娑卒於著述不能遠遠僕雖不才跳梁翰墨闖自謂無讓古人間一開卷至大曆長慶輒興阮生廣武之歎足下視僕豈戀朝榮者外拙詩一什章十二煩寫所繇異暢來美豈敢濫續華貂兔稱金錯足下亮之而已

上李東崗推府書

盧柟

柟不佞不能奉先王之教違孔子之訓以奸時王之典逮繫濬獄三年迷惑頓踣殊苦萬狀寃頸縮喙不敢長鳴而自陳此非堯舜兼濟之病天地之大遺於果蓏蝡蛉纖芥之細也抑柟自察材質卑微朴拙囊木之間恐不能盡白柟之所以待罪之理又不足感執事推亮憫裁之化貫山曰靁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執事之威甚於靁霆震悚惕厲萬不獲已瞽狂固陋沒死上干幸加惠憐聽垂察焉柟聞春秋之義自

誅討亂賊禁蠻夷猾夏之階特以復讐爲重復讐之義非尋常世俗簞食豆羹之怒訾罵睚眦之怨瞋目搤劒曼胡血纓命氣相高也孔子曰父母之讐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檀弓曰喪不慮居毁不危身曰毁不危身爲無後也非謂介美衣錦察音樂之比長大子孫樂妻孥以供晏安也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否立孫重嫡子之建延宗廟血食之祀綿本始之義爾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仁者踐誼勇者不必死節智者不汨名若徒効小廉死小

趾快一劍之奮行弗顧後令聞廣譽不加於天下滅父母之稱此匹夫自縊於溝壑之事少有遠慮圖大者不爲矣詩曰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夫寘身犴狴之中狹聖鑑之下從一死不返之諒孝子不爲也兼有封大豕之質寡聞道之貪爾司寇之刑囚幽圄窒之內先人赴訴御史臺下聽之問諸監司曰免問諸守令曰免問諸讐言正曰免夫然後稱律令出刑於死没之編氓之籍越明年結獄始歸侍先人寢食几杖先人又不留家居適淇門別業入暮夜而盜賊興矣鉏擾登之大屋干戈擾於坳塘白

尒之虐砦於平樓先人縣繩及堞隊則賊兼之戟鋋伺之鉤鎩一夫內嘷羣嚮沸應絕鷄犬振詹尨先人以七十之年降而蘇登者三抄乃氣力疲憊謂庶母曰孤兒始脫患難我有長苦積恨於異日者不得與之語乃令父子不相見天虖命也賊薄滋益甚請幣不可請貸不可請降自分裁不可賊突登戕先人沒悲夫誰能無父而死何先人令其子不忍言之若是也時告諸縣邑賊已出境有懷慶爲之穴陽武爲之墟封丘延津大河之曲爲之堂陳鳥合蟻聚之衆斬木揭竿大呼於淇衛之郊時蔣公莅政不肯發一夫

擊白挺以逐之柟家貧新禍又無財賄顧熊羆之士誰肯不待教命爲柟出死力窮誅越人之寇哉郎有鄉曲之民哀柟無告者捕之纔得蜂蠆於積閭奇㧞之間封豕虺蛇凶噬之惡固已投跡草木依山澤肆然無忌而誰何郡縣矣柟與求父屍歸之寢則官府有憎惡之不祥城守有捍拒之嚴陳哀暴棺於郭門之垤猶及今未成葬也當是時夫豈不能告諸天子請諸方伯連帥也然多狠顧之患懼滅門之禍其事本末未易明此所以沒齒關口而不敢言唯我執事明膚遠照深察而矜之者也願執事熟思加痛少裁

焉是年先母悼先人之故毒白髮哭泣不飲食踰月
凶六十日亦殞柟奉二柩袒括幅哀皇皇焉如有求
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得也杜門啜粥守先王之制嘗
膽讀謀雪先人之恥不知察院復接前事移檄復收
柟矣由是司理授鎖城曰詰門尹貳縶其妻義勇劫
夫圍其宮執柟苦塊之上械送大名張公勘問不即
寘之死刑之若不能舉也哀隱嗟嘆之不足三月而
後成獄竊窺造化之私少之得其當以處柟爾卒乃
不得執政旨趣擬之大辟柟信知非張公本意雖九
死猶不足報張公深恩也夫柟有二小弱子託宗祀

之寄未幾而長子殤逾數旬而次子爲無服之殤夫殤下葬以夏后之堲周無服葬以有虞氏之瓦棺也柟因繫不能與二子永訣覆用蘆蓆孔子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由是言之二子之葬視不如狗馬矣昔者延陵季子適齊反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還其對號之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聖賢值事變猶不能忘情骨肉冀其魂之隨已以終父子顯幽無間之義悲夫古之君子皆然何柟獨於其子生死不相知若是哉書曰廸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柟承前人之光無沖

子之繼又何施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且長
汲何孫之能貽也夫柟受木索嬰金鐵坐屏室之中
無日月之明忘晦朔之變腥臭觸九竅朽屍參肢體
稍解縲紲伏棘叢之下蟣蝨如流結髮如約肌理不
穌胼謬紛紜之皮搔之如雪下夜則檻柵交軋梜股
之會鼠嘯於顱婦嚙於承權百足岐翹之蟲歡愉游
戲於肘腋之間少有關便則守禦者禁之曰嗷叱而
榜楚交施於骰髀之上矣昔絳侯下廷尉曰吾嘗從
楚軍百萬而心未能動殊不若見獄吏之已甚絛侯
坐收不食嘔血數日死顧柟鄉里委巷之陋繩樞之

士而畦細之人也視此安得不寒心哉榊聞太史公曰砥行立名之士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理色其次關三木被箠楚受辱昔湯讓天下於涓子涓子弗之潔也負石入水死伯夷思與鄉人處其冠不正去之若將浼於塗炭夫視天下不以爲潔視傾冠細故若恐汙其身也設使二子視辱其先祖理色關三木箠楚受辱者思將何如哉夫榊行汙名賤卽死若九牛亾一毛無所輕重於世然自恐耻湛溺苟活溷穢之中無恤涓子伯夷之誚者竊惟私恨有以　圖報天地之大義有所未經列如前所云云也昔　越王勾踐

禦吳於檇李戈其王闔廬殺之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虖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卒敗越於夫椒嚮使夫差懷君父之讐卒有不諱則越無會稽之恥大夫泄庸種蠡必不匍匐屈膝於巖峪之閒其子女臣妾文馬珠玉珍寶之器必不陳於姑蘇之臺闔廬之恥必不雪於九原之下楚子滅越椒也箴尹使齊反自拘於司敗楚人釋之曰存子文之祀若楚子恐於箴尹之禍若敖氏之鬼久矣其餒矣孟明視爲秦伐晉再戰再北喪師百萬爲晉俘虜逃之釁鼓之下可謂辱矣孟明以敗師

劍將非勇也身死名滅爲天下笑非智也退而與秦伯圖策洴灉之間君臣合謀開關出兵東取王官及郊濟茅津封殽尸還伯西戎威震天下再敗之恥一鼓而洒之使秦伯不悟過之可使以立功誅孟明以見法孟明不蚤見主之不留罪引節以自裁夫孟明髮膚與人同骨肉非有異衆之餘徒偕草木比糞壤死矣安得強秦之國功並五霸名與天壤俱哉夫梅抱不測之罪非有公輸墨翟之智陶朱猗頓之富孟嘗賓客解難脫死之捄也生產貿易子無餘燼蔑父子兄弟之親寡妻孤女棲食畦蔬紡績之間梅恐就

歿之後父母骸骨長棄暴露遠無收恤之主牧竪戲
爲蹋鞠牛羊礪之角用獵夫鞭其朽過者泚顙睨視曰
盧柟不肖抵法使其親陳列天地如此可哀也夫柟
誠無面目見先人地下俾夫差得專美於其前也竊
又恐隊姓隕氏絕太公之後祖宗墳墓歲時伏臘無
一人陳菜羹與酒漿者不得如楚子存若敖之祀也
夫柟固有一死特以藏奴矯誣坐滅郤顯業廢事功
口無食人之粟足無立人之朝一旦與螻蟻同斃飲
恨忍耻長跪遠謝於孟明視奈何不撫膺搥髀流涕
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柟伏賭執事爲治大名農易其

業女不忘機杼南鄙郊墟之民父老扶杖謳歌思化是召公之治也博物多識窮天地之文窮纖理之極是子產之智也忠信明斷民愛不忍詐無姦伏之心是仲由之義也夫執事被三盛德柟猶臥烈焰之中甘燋爛之禍不能極聲號嘑以速霖雨之澤智之所不足論也柟聞古之君子聽獄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詢有赦無殺柟雖不佞竊覬覦於君子矣夫先王觀風盡民情之變有奏獻賦詩之體柟不揆昧叅述鄙俚隨書進聞維執事之採察焉柟頓首頓首

上郝南峰吏部書

盧柟

[illegible]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太白食昴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榦造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殆非人人可與揆晷而取徵也夫德肖朝菌形類蟪蛄生如植槁梧亾若覆灰然儵靡延長頸極號嘷以求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僊夫誰有躃赴湯火舉手頓足拯死亾若哉柟聞荆楚連城之璧隋侯明月之珠於越湛盧之劒屈產騕褭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狹重期之

觀崇華麗以養之累踵曳跗購千金而視矣發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目而觀者幾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蕢荸草履無然下伍積居襲之漸也今柟本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體粱肉不適唇繩樞尨鉦長大子孫閭巷不聞金玉之聲勳業之貴擁貂貐乘魚軒揚眉潤論視猶土梗草直斯亦士之至賤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於百世之下以竊慕於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處士乘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閒銜玉不售置

吾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劾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掇卜齮之計逐什一之利以致富于金為宗族光寵夫然後張目而劒戟森企足而粱夕時市井都遂之中一時弊綱羅之設矣昔客有鼓瑟於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懸竽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凝冕裘斷髮文身則人將駭碭頓走反目而不觀諺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構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釁挾掍壤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痛狐狸之掩靡

不愛柟一夾者矣況夫潢汙瀆於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礫笑於周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見笑於大方也夫柟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傭奴之變而其家蓋無頼圖致之夾要取不訾之賄厚誣抵法之刑尚頼天地日月得自明稱貫一年乃復星綱掩其頭周網絲其膚申索縶其足垣朿不避齧其髮鬄柟閧市廛之音商販歌嘆愈於鈞天之樂薄解束縛稍置散地跼蹐俛俯愈於帝庭之矣出檻域寢苫塊愈於匡牀之安藜藿之飯晨至而晡進試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駝之羮赭衣短襦不掩脛骭

[illegible]有燥濕愈於骨鎬之縉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搶
[illegible]鏁太史公詬辱蠶室王嘉惕於法伍李固斃身箠
歎荼毒金鐵俛首垂涎嘑天推心而流之以血何以
踰此榜閣鼓龍失雲雨則要鱗波濤殯骨泥沙士嬰
禍羅則毀身亾名折節狗彘今榜形辱志降長謝滌
洒則聖賢之逐客覩清聖之鑒則鴟鳶之餘肉倆拋
而不可委虖而榜舍垢忍耻延一夕之命苟活溷壤
溺血之中不能蚤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徽鄉里之惡
者是非禍覬徼幸而利大於媮生耳竊懷蓄恨之積
固有不瞑目之行故敢冒死上陳願執事憫裁聽察

其至柟聞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趨舍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讐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報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搆戚黨之禍結怨諸侯不能定子馮之居子推汗世主之量高不賞之節燔灸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於前駟馬不能捷之於其後矧死生之際得失之大機柟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柟寘身圖土出歸謁先人於淇門敝廬未幾而黃池之孽作黑山之賊舉扶垣破屋戕先人而火

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痛先人不肖羸之故哉夫枏孤立無兄弟大稚甫九歲即亾次子三歲亦夭殀寡妻孤女煢然在室族人攘利變易不測竊恐栢舟不可爲誓陳人之媵或加於我盧處子矣枏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秦而相甯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豈竊世主權利富貴取聲譽天下哉要之各乘時奮智行義達道樹勲業爲不朽爾夫枏自稚齒學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古人效駑鈍之資蹇步鉛割麤有所建明於斯世也然尫礫之材璞匹所棄制

科之不收縉紳士大夫之弗齒中風狂痼䦆昭憲之
網弗出者三年矣奈何遽欻而不急聲燋啅於執事
左右哉由是觀之舉子推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穆
之謬者則統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徇近名孝不寛
昔曹沬將魯不欻三敗之辱于柯之盟則挾匕首劫
桓公歸魯之侵地以雪屻師之耻今柟欲包曹沬之
羞以反三子者之見而後伏斧鑕之刑尸藁街之觀
欻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少垂憐惜宏天
地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於世俗之惡拯袂水
火雪淹滞之冤以成憤抑之志柟即白骨復生戴覆

並而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上晁春陵內翰書

盧柟

前五月內節判馮公來署瀋事之三日臨獄閲囚因明公所示手書文采巨麗懇惻過甚皎乎如春陽溫乎如挾纊既枯之骨勃然復興此誠造化生育萬物之私非世俗偶然一得之效也柟愚不勝愴悢伏念五六日抵於旬月精爽淪喪慌惚如失東望稽顙渺無涯涘竊唯載古在昔賢豪之士顯於側陋若侯生見顧於夷門馮諼蒙任於薛邸毛遂脫穎於趙庭薛

公納眷於旅次是皆感會風雲遭際世運適見龍之時而受知於大人者也繼茲以往世道交喪玄纁蒼璧之儀加於世胄丹書赤訓之章不出侯門陳平之巷絕長者之車韓康之廬乏束帛之文過此而言取士於管庫魚鹽之間者吾未之見也矧夫弗潔之囚三木囊頭長錮犴獄者哉夫虎豹之皮人取其文而或畏其兇犀象之骨人愛其材而或惡其穢是非虎豹之罪皮與骨固足以厚人之疑也栱以傭奴故致晉師三家之疑涉樂正夔一足之誤陷法象之地衙撈楚之辱彈周勃之金嘔條侯之血幾羸牟一於時[illegible]

脟垢長於肌膚縣衣如鶉結髮如蘭節屆暮秋獄草
委欹仰視鴻鴈嗈嗈南翔思欲振羲和之轡頓六龍
之首折若華於陽渚躡倒景於崦嵫天路永遐喟然
莫昇神往形留我勞如何昔稽康以忤權而臨刑蔡
邕以浩嘆而當僇陸機以清譖而致命禰衡以抗俗
而膏鈇此數君子者功成行著生則縣名於霄漢歿
則垂芳於竹帛長逝瞑目夫復何恨哉若枏讀書幾
三十年叨光於禮樂之域獵芳於詞翰之林上不能
效駑蹇之力於當代下不能立清修之譽於鄉閭徒
以曾參殺人之謬與盜蹠聯頸而歿嗟乎人生至此

能不悲哉顧念形影寔知兇穢柟竊自分當爲世所
棄又安敢蓄不訾之懷望大君子收恤明公道塞二
儀光照四海奎璧之章格於上下鸞龍之文奮乎遼
邈將使徐陳奉轡應劉扶轂屈原擁篲於前子雲擔
簦於後此足以徵明公天挺之聰顯昭代人文之盛
矣　今上注意翰藻明公制作實回聖眷雖漢儒白
虎石渠之遇蔑以踰此夫盛德顯位巍巍如彼令聞
廣譽赫赫如此然猶投人夜光微福囚虜慰冤魂於
梧丘解貳負於石室垂太息於幽垣示昭曠於天下
孟嘗平原信陵諸君號稱下士未易幾此柟感恩無

𢦏敬敷委曲臨紙技涕痛深心骨唯不惜帷蓋終惠犬馬盇幸

與王鳳洲郎中書

盧柟

柟負質犬馬不能操撓有所自立中風狂走傾趺崎嶮釁沴所積卒與禍會往年謬逸入囹溟狀柟冤誣明公哀其偶愚爲柟白諸上官鐲出黃泉之齒旣又爲之詩以誌喜音節愷亮寄情悽惋眞可以借金石感鬼神令人讀之嘔盡心腎流涕垂血無已也柟承此北嚮叩頭不勝怳悢竊謂柟刑僇小人未嘗接侍

大君子顏範而荷眷如此獨以往時犴狴森密無由裁報中心慘熱忽忽彌年今始脫刑網伏跡茅茨將脩闕隨之愚款則辭蹇而瀆聽鉗口是尚甚非仰答鴻鈞播物之義故敢略陳微悃唯高明採察耕家世農畝無王侯卿相之貴尠扈熠薰灼之勢繩樞瓦缶長大子孫獨耕讀蒙厠諸生講席曾不能以此時對揚三策上輔明王又不能資藉夙儒鑒視巳之毫髮恣睢傲物獲罪上下斯巳自分投跡豺虎矣庚子歲傭奴狗盜本家排塌巖墻撲灰時賢不察寘柟極刑囊首鉗足囚鞫幽室惡吏狠貪搒楚毒至吞聲飲血

苟活於溺涸之中者十二年焉夫柟始之以嫚㥄之罪繼之以殞軀之禍濬之父兄信雖仁賢見柟如是固已視爲螻蟻之肉而柟豈望全其首領復拜祖宗之墳墓乎明府小峰陸公蒞政之初篤察冤抑爲柟平反窮辭極力於臺憲之際然後氛霧再廓天日迭見嗟乎疇既逝矣魄既澌矣忽焉來復此何世矣所恨二親並暴三子同喪終天永訣弗克臨葬出獄之日託跡閭閻偃仰穴𥨸徬徨四壁臨日顧影悄然傷魂煢煢之思勞積曷已昔楊子幼既貶斥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彼特以荒淫自娛員未極夫此爾歲凶

濬邑尤甚柟妻女八口親舂糠糗拾皂莢草根以供煮炊夫數理所不能過者雖大聖亦不克免仲尼天縱至其變也厄於陳蔡矧柟齒齔之末夫復何所云竊又恬於利勢每讀烏倮猗頓傳見其賤市貴販逐倍萬之利輒汗流被面貴人之門恥為曳裾達箔煙囪舉目言笑非唯世之喪柟柟亦喪世矣縉紳先生見柟如是哀其窮時時存恤而柟亦逡巡愧戢不敢出見諺曰焚其齒曳其尾伊誰之恥斯柟之謂也抑予文將何所怨懟柟鄙穢詛不敢以此言進者仰惟明公肯出柟水火負戴之私切於夢寐其處已行事

恒若懍越惟恐不能奉承德意以傷公知人之明惓惓之衷冐欬上聞外錄所作文賦詩共三卷隨楮呈覽乞叱入裁教幸甚幸甚

答張助甫書

張佳胤

銅陽讌罷杳若晨參豈不懷人岐路堪悲矣不肖去冬始奉璽書瀠乎舊京二陵風雨龍氣氤氳荆塗淮泗之間爰有英雄遺烈羽客高蹤佳麗鴻都鎬豐流亞惜哉才謝班左索然腐毫負茲奇遊地靈切齒何如助甫吹笛岳陽射蛟湘浦决洞庭以灌卮斬斑篁

而爲箋使汨羅掩獨醒之名湘靈有再鼓之瑟但恐流連仙館交讙牧年則不肖何從扣橋樹而傳尺書也不肖覗事以來頹如蘧舍一年之間旅食無賴忽枉赤牘投我瓊瑤展采命觴次第放歌不覺鄱陽故態耿耿成虹廼知達者摛詞清音獨遠明卿蔽於大觀窺乎一斑遂進眾底一二語非知言也適來聞命將復作南中之行碧雞何靈空持漢節徒使絕裔孤踪中原萬里心豈木石能不念德哉蒼茫秋色淮楚愁予蕭輛有斯顧言珍愛不備

答馮元敏書

王世懋

在昔少陵折節北海近則家兄推轂于鱗豈謂斯人不逮前躅政謂操觚後先獎彼執殳以開後勁耳以明公之天葩藻發加以沉毅耿介之思典籍恣其探討山川受其驅策固以摧叢之連山貫由基之七札何迫不齊何堅不破而猶借聽病夫降心下里杖策荒園把臂竹林之游置酒河干快心南皮之賞詎謂李徐沒世吳張各天永絕斯懽不圖再見返自吳門賓客塡咽無劉穆之百函俱發之長而有張君嗣罷頓欲死之嘆思欲修尺素以報所知吐一言而弁

佳集卒卒未能也豈謂更煩信使惠以好音纚纚而攄錦霞霏霏而吐玉屑卒業兩函顧盼不暇五內震眩莫知所裁小人伎倆不能自匿而猥當世人物色白首再辱小草自慙若復偃然而蒙諸大夫之累有胸無心明公亦何取焉敢辭諸使者以明本心倘生翩翩可兒謝君故不作徽賈氣何時偕此兩生握麈尾一就足下暢彼我之懽劣劣漫裁都無倫次

遺伯兄元美書

王世懋

世懋以丙子歲六月受四部稿於鄖邸奔走羔歲卒

弇州草閒未遑窺作者之奧也在昔士龍獻評於平
原君子無譏焉竊不自揆略攄所見倘汙我者以爲
阿好則有斯集在夫角力者力有大小角藝者藝有
精疎所以皦然易辨者何在旅勝旅負耳書畫稍涉
印證便自難於秋力然有跡可尋具眼自見至乃文
章之業寸心千古雕蟲自工刻鷲忘贋匠鑄既自殊
途評隲又尠恒論雌雄今古於斯實難若區區之見
猶謂匪然政以世無眞才才乏通方即以吾兄言之
弇州一集足藏數賢即忌才者可謂文章小道不可
謂才遜古人由斯而言寧無定價蓋繆悠之談至乎

人才極矣以是古非今之口值朝賢暮倭之身幸則藏拙於筆端不幸則毀成於吻角所以我明三百年來堂堂大業而必謂聖庭絕從哲廡隔塵遠則董相之賢不信於歆固近則文成之詰尚卑於羅李良可歎也詩道拓基於北地極深於濟南然而採蓄之途尚狹游矯之神未充兼此二家登乎彼岸古唯陳思子美今則吾兄庶幾吾兄境雖神詣然亦學以年邵白雲之什雖經刪改未離矜莊遠乎讞獄三輔建節靑土字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効矣變化見矣擊節賞勝每恨古人無此快句然謂積逐古十九首意者

亦坐斯嶽居憂以後縱心觸象取材愈博演教彌神
或鬼篆蛇文冥搜六合之外或牛溲馬勃近取咫尺
之間離觀則邈若無關湊泊則天然一色大都字險
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爲預設此眞
秇林之絕技律家之玄造也甚或直指故陳纖辭間
作雖淮陰用兵多多益善瞿曇拈指頭頭是道然弟
臆陳則謂周行所示末流宜愼何者恐比丘無飯鍼
之能効羅什而有室也所以鄖襄諸篇特寡游戲篇
善謔以示娛弘大雅而垂訓意在茲乎騷賦同源長
短各擅作者無幾成章斯達即使美不逮於古人長

足掩乎末世況文質麗爾彬彬具足者哉樂府一出必使于鱗匿響明卿寓影宏篇奧句故是苦心極力之言齊梁小調當與六言並觀前無敵手世眼不解服膺青蓮異時分道並馳未可知也文章之妙尤不易言自宋迄明可謂無文而吾兄獨收二李之都長上接西京之宗旨紀事持論各臻妙境出沒變幻殊非一途所謂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庖丁解牛輪扁斲輪莊生喻道吾以論文唯諸小論稍質於歐蘇而微弱於韓柳尚未當家

故毋足傷其大也弟與胡郎元瑞論古今文人互有雌黃至於吾兄無可瑕摘妄謂其美之中稍露巧骨似於古人滔滔莽莽渾厚質直之意少殊然作文至此正亦何須莽直胡郎笑而不答元瑞又爲弟言古人文章大家無關博洽至專門肉譜尚多謬漏而君家中丞於博洽中特擅精覈此在古人尤以爲難弟頗賞其能言抑亦可爲篤論矣昔玄德短氣於伯符衛媼揮涕於逸少弟豈敢謂來者之無人終自信眞才之難再耳與集神來不知所裁倘獲首肯毋以示人如其未安請俟來論

與司吏部求免北徵書

湯顯祖

僕宵貌綽約秉意疏質得幸門下最久微榮最深去八月中秩奏下覆吏與奉陵祠甚幸惠也都下獲夕以避旁客有所詈言喜春盡天下復得明選君竊不自疏外宿意得陳仕宦固爭華濃之路矣置之淡則無色與貴人親則易媒遠則難致故南都者仕人所謂不祥猒諱之者也僕弱冠前後意亦如人見國書所傳命世功策寬然慕之鳳乘於風龍乘於雲仕宦乘於時聖賢亦若而人耳後稍移時習事轉自循俛

治一身常有不適之候蓄臣妾常有不可之意況於為世者乎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而一賢聖賢未生其間有命世者度當百餘年得一命世豈我哉命之仕宦良以除其賤貧非皆欲如書傳功策也時乎有之非其持來前門下有意徵僕試給事黃門中御史此寒熱之官故不願也且亦不願去南僕之有南如魚之有水精氣之有根宅也斷不可北者有五父母與子異息分身絲忽懸慮縱以受事乏其溫凊何得更忍濶離疎隔闊悶乎南都去家水行風利可五日所家大人不遠一來至月一相聞也北則違絕常

有百餘日子不知父母此不可一也僕亾婦三年矣遺息阿蘧八齡阿期六周耳慧而可悲感孝巳子騫之事爲不更婦推燥分甘用父代母雖有傅孺百不可信昨去都下財兩月兩兒輒病逆血或嘔惡洗洗歸見子瘦父亦瘦至今兩兒尚枕籍懷腕行則牽人衣帶引凉避風衣食加損視病汗下非僕不可在北鞅掌何能視兒不可二也僕縱北徙正可得六品郎歲食錢可四萬而僦門室兩進雜羅疏覆買水土而食養一馬二皁諸費巳不下錢七萬人客過餉十三酬折裁足家累衣物歲時伏臘耳其餘經紀不能無

北著清郎旦夕叩指延頸望得一郡去者舉債
也不如此此即須開說事分以清人之節南郎多官
舍人從酒米家來其不可三也僕素羸裁過時不得
食輒病饑數日每自親擇藥常嘆曰惟神農與我有
功一得其食二得其藥徙北則朝請謝謁常盡子午
失食道地精藥多不至北取假頻數大吏所惡且曹
事沓追寧當舒椀臥邪不可四也又南北地性暑雨
寒風清污飛蟲之屬各有所多南暑可就陰息雨適
斷客爲趣耳吏於北者雖有盲風灰人之面糞人之
齒猶將扶馬揚呼而造也乃至寒時氷厚六尺地坼

三丈歔吹零霜流涕成凍拆風洞門噫鳴却立沉陰
凌競痒洒中骨飡煤席坑爍經銷液又性好潔行見
通都道頭不清每爲眩頓春深溝發尤甚遂有游光
赤疫流行瘇首不避瀕傻是生青蠅常白日萬口横
飛集前意不可忍舊都清麗娱人獨夜苦蚊音妨人
眠臥至于晝玄幕燧青煙未甞不静也土風有宜其
不可五也凡此五者非僕遐遠奇怪強有推持凡在
通懷所宜叅了亦恃茲今天下安平日久冠帶之屬
得相容與顧玩爲歡娱無事耳不然風雨動魚龍忠
義動君子即北面辭父母折要首燔妻子豈足道哉

久況乎犯風雪避青蠅之屬乎且當今感憤長嘆之
士亦不少矣四海一家萬里一蓋故天子者天也法
者日月也天子以法而尊天以日月而文秩官非法
不申種物非日月不遂故法者賢尼人之所蟬連不
能獨絕者也按策而駕徽泰青陽子亦必至之乘也
緣轂而射徽師栞孺子猶必飲之羽也然則仕闕下
者不必盡人之才游闕外者未必見人之短長安道
上大有其人無假於僕此直可為知者道也夫輊人
者上體其性下忖其情況僕性情鈍妥南服恐門下
牽于眷故未果前諾復有所云倘得況散南郎閱歲

而大夏偏引重門下不敢乞大郡第如瀟湘永嘉滄洲閑處一以宣風一以虞靈然後報政上事長吟而歸比此時家大人俱已踰七得有子仕宦至二千石居已大矣又不可得取一南郎署長而去與通人高君卿士相與徵詩課酒忘其疲暮終不失作高士也語不云乎斐然成章人各有章偃仰恬澹歷落隱快者此真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憐成其狂斐大幸甚

選不及生存以開拉故入之

續文選卷第二十一

明平原湯紹祖公孟撰

檄

爲東魏檄梁文

杜弼

觀夫辰象麗天山嶽鎭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之能改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

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縶南冠諭以好睦舟車遵泝川陸光華亭徼息奔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算爰自我始而寢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竪子本無土業乃枉道於人間遂乾没於世上嗚呼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晉泰之日曾無爲王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叅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

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
豈貪實効寄以遊聲軍機催勸盡維景任總兵統旅
則有司存而愚涵有積驕慣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
貳禍心潛搆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
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
子痛苦成行孌彼諸姬破亾爲伍蔑伯春之婉轉慕
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
關隴依憑姦兇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
解其倒懸仰人鼻息一日無恩終成難養餓而易厭
躬擐干戈覆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

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投命豈將擇音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王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忘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効祉故丞相材標國貞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蓋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用楫爲國棟梁內外齊心上下同德皎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含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胸中運天下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鳬之飛海曲彼既連結

姦惡斷絕隣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
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
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
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
不可懷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衛僞
主信納亾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讐意有涉血義不旋
踵攻戰之利寶若有神徵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蜋
之斧被結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
其鋒刃塹交埃塵且接便已亾戟棄戈土崩瓦解貞
陽以從子之親當戎首之任非獨力屈道窮亦將無

路還蜀兼復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爲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卜愎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食鉤吻以療饑飲鴆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既南風不競天亡有

徵老賊奸謀將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爲功拉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強不掉狠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懲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進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以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漢江士子荆揚人物死以矢石之下夭折露霧之中彼梁王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其短以少爲多反覆山淵顛倒冠履射爵論功盪舟稱力年

既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斂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靜內恣鴟靡外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履霜有漸堅氷且至特浮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扼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轂齊行逊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

羣風飄雲動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陷猶爲岸上之虎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建業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轔轢劒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顧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相待必以楚材將爲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獲士衡士龍即拔客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氷可折時不再來先事願懷

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噬臍何及故宜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討侯景檄文

梁元帝

夫剥極生灾乃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制猶豕豈不以侵陽蕩薄源之者亂階定龕艱難成之者忠義故羿澆滅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勲復興於周代溫陶之績彌盛於金行粤若梁興五十餘載平壹寓內德惠悠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

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卲之賢衛霍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士虎賁緹綺之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自桐栢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舉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懸瓠空城本非國寶壽春畿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賑常平之米檄九府之費錫三宫之錢冐干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芋遠

適單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無度景卿之
誚已及爲虎傅翼遠相招致虔劉我人民離散我兄
弟我是以董率皐貔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晨離奪
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
俱憤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兗漁汗
既行縣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
悛遂復矢流王屋兵躔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
堂甘泉之宮永乖避暑之地坐召憲司臥制朝宰矯
託天命僞作符書重增賦歛肆意裒剋生者逃竄死
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鉗口刑戮失衷爵賞由心老

蕩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人五宗及賞縉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踴自相吞噬慄慄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隕常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惡西山之兎不足書其罪外監陳瑩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州冤本毒無地容身景阻饑旣甚民且狼顧遂侵軼我彭蠡憑凌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我是以義勇爭先忠貞盡力斬馘兇渠不可稱筭沙同赤岸水似絳河任約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縛於漢口子仙乞活於鄖郢希

滎敗績於柴桑侯景奔竄十鼠爭穴郭默淸夷晉熙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酆郇金雛禍患凡蔣邢茅皆伏鈇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莫府據有上流寔惟分陜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牟彼惟末屬猶能如此況聯華日月天下一不賤爲臣爲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旣建宜須總一共推莫府寔用主盟粤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龔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千羣長戟百萬驅貲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踰荆山淺原度彭蠡舳艫汎水以擠其南韜軒委輸以衝

其北華夷百濮羸糧影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劒
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退舍方駕
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輈曳牛之侶
拔距礫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鴈捧崑
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
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脆復蜂蠆若毒獸窮
則鬬謂山益高則四郊多壘謂地益遠則三千弗違
如彼怒蛙譬諸鼷鼠豈費萬鈞無勞百鎰加以日臨
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既啓五將咸發舉整整之旗掃
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奉義而誅何罪

不服今遣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樅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荷校滅耳匪朝伊夕春長狄之喉繫郅支之頸今司冠明罰質鈇所誅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身荷寵爵羽儀鼎族書勳王府俛眉猾竪無由自效豈不下慙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廼睠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爲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

戶開國公絹布五萬匹有能率動義衆以應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方伯下賞剖符金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卿佐日磾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卹無位若執迷不返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玆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沈信賞之科有如皦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聞知

討陳寶應都官符

陸瓊

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渙魏申

宏略若夫無諸漢之策勳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濞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姒啓之命有甘誓之討況廼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疊深四罪者乎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謟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寔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瓌珍竟微職貢朝廷尊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晝繡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郎封戸牖

仍邑櫟陽乘華轂者十人保漱盧而萬石又以盛漢
君臨推恩斐敬隆周朝會迺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
遂賚恩澤鄉亭龜組頒及嬰孩自谷遷喬兢復爲擬
而苞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迪盟歃婚
姻自爲脣齒屈彊山谷推移歲時及我發騎防山定
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滙澤之南川遂敢舉斧金
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衂盡殪醜徒每以罪在酋渠憫
茲驅逼所收俘馘金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
綱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廸又逃刑誑侮王人爲
之川藪遂使袁熈請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

底至如遏絕九賦剽掠四民閭境資財盡室封奪凡
厥蒼頭皆略黔首蠶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超瀛
溟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逑城縛掠吏民焚燒官
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
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
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
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
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
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
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

衝蓋海乘踣滄波掃蕩巢窟此皆昆明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黿鼉爲駕轥方壺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峰東衡州刺史錢道戢並即遣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遙途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泰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㧛長鯨陸掣封豕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脂明州刺史戴晃新

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修行師陳留太守張遂前
安成內史闞愼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章太守任
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
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
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
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桉轡揚
旌夷山堙谷指期掎角以御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
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
豫章太守劉廣德並隨機鎮遏絡繹在路使持節散
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

開國侯法甦戒嚴中流以爲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
惡及酋異父子其黨王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
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効非止肆告仍加賞擢其建
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
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
改同惡趦趄斧鉞一臨罔知所赦

爲行軍元帥鄖國公韋孝寬檄陳文

僞陳私署公卿將校州鎮郡縣村屯邑落等蓋聞五
精上列耀魄總其威靈萬國下分皇王攝其區域至

其創業垂統革命受終奄有神州光宅函夏莫不垂極襲聖積德累仁播厚利於人民建大功於天地然後幽明贊叶兆庶歸往瑞之以龍圖鳳紀崇之以玉璽黃屋故能照臨九縣對越兩儀永保鴻名長爲稱首未有蠻陬夷落裔土荒隅崛起阡陌之中妄竊帝王之號斯則僭越之首縣於漢闕亾吳之主會於晉臣布在方册可以龜鏡者也我太祖文武皇帝自天攸縱膺運挺生屈道藩條或躍伊始屬玄運將改祿去王室三川巳震九鼎將飛事功在泥禍深流彘乃推誠仗義援手濡足迎衛乘輿崇建旄社舉天維於

將墜振地軸於已傾血氣食毛咸受其賜是則我有
大造於區夏也重以闢土服遠包荆卷蜀功高於九
合業重於三分愈執忠貞之操終以人臣之禮至哉
大矣無得稱焉既而謳歌允屬金石變響神器大寶
用集我有周我閔皇帝乃上膺靈命俯順樂推揖讓
而登皇極垂衣而歸撫運世宗纘統克隆洪緒武功
文德騰茂飛英我高祖武皇帝以上聖降下武以至
道弘丕業其寂也象繫不能究其微其動也雷霆不
能比其變僞齊竊據中原綿歷世祀帶之以巨海長
淮鎮之以峻岱崇岳其地廣其民衆其俗富其兵強

而帝遷明德人思睿后金鉞一麾廓然大定申吊伐之義答億兆之心陟方之駕雖遠鼎湖之神未絕天元皇帝負四聖之休烈協千載之昌期懸金鏡振玉鼓宏天綱廣地絡東窮海外西極河源邛管夜郎之所胃頓呼韓之類莫不屈膝稽顙泯水梯山被華夏之仁風仰中國之聖道唯彼揚越獨爲匪民蕞芮魚鳥之郡晏安龜蛇之穴故僞魁陳霸先火耕水耨之夫華門圭竇之子無行檢於鄉曲充部隸於藩侯施彼呼船之伎展其盜袁之用値蕭氏喪亂金陵擾攘爛竿啓邑拔卒爲將遂得洗濯江漢奮迅泥滓王僧

天秉文經武抱義懷仁志在鷹揚誠深鶴立掃江表之巨寇復梁室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而背恩忘德毁器折枝寄相掩襲恐加屠害節士爲之扼腕名臣所以流涕蕭方智世有江外實主梁祀霸先義則臣民任惟輔佐御下暴於豺虎輕上踰於老牛包此禍心遽行篡弑遂令羣盜歘起宮闈窘逼梁棟之間顛殞鋒鏑之下旣甚南宮絶宋公之脰又過淖齒縮齊閔之筋自古逆子亂臣窮兇極悖未有如斯者昌實霸嗣舊加篡戮殘害相襲報復循環陳頊獲自儲宮我之俘隸先朝深弘寬宥免其疊鼓置之吏邸

淹歷歲時芻豢費上林之牧廩卹索長安之米其兄舊發常山之念屢致誠請國務孤首之感以禮遣送項禀性兇嚚不義不昵害厥猶子借其僞位朝廷遠撫長駕含垢匿瑕遍省不虧輶軒繼路東夏克平威震淮海乘勝席卷咸請南轅高祖以得原失信義有不取懷遠字小理存久大而違盟背惠忽從茲始搖蕩我邊陲侵軼我彭泗我是以有吕梁之役麾下裴忌程文季之輩李緒蔣元舉之徒束手軍前不可勝計積甲等孤桐之岫溺卒斷浮聲之流項長惡愈甚守迷不變據如掌之地延翹足之頃猶怒臂當轍舉

尾支山習黃旗之謬談志青蓋之妖說貫盈數盡仝
實其時加庚子應年金火入斗天道人事宛若合符
混一之期昭然可見寡人不武重茲戎律內稟帷幄
出制天淵部勒諸將雷奔電擊大將軍龍門公拓拔
王述領巴蜀之兵一十二萬出於白帝水陸俱下大
將軍安昌公拓拔則領驍騎五萬濟於南岸循江東
轉梁王舉一國之師盡舳艫之盛發自江陵首尾不
絕行軍總管上柱國杞國公亮率步騎一十五萬掃
蕩山林[illegible]自東關行軍總管上柱國郕國公士彥領
人馬一十五萬濟自泗口徑取廣陵幕府精銳二十

萬餘長驅淮水直指江左並同集石首大會金陵凡此諸軍皆從汧隴驍雄幽并勇俠振犀拔象之夫斬蛟挈兕之士上谷漁陽之騎追風嘯雲荆門鄧塞之舟浮江沿漢象弭餙堂谿之材鷲羽如淇園之竹旌旗麾電戈劒竟野鼓怒則江湖盪沸叱咤則山嶽欹跳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衆戰誰能抗禦將恐程門賁霜梧與檮櫟同凋崐山火燎天球共珷玞俱盡故示以禍福冀相全濟陳項若識機知變輿櫬轅門當增安樂之封有加歸命之禮僞公卿以下或中華之冠帶流寓江淮或東南之雋楚世載名位豈安危

之邦事夷裔之王良由身居僞網迹淪寇地雖心存魏闕無由自拔故爾今正丈夫轉禍之秋君子見機之日若能投誠進款展効立功富貴榮華義同俯拾如有不達機運敢拒王師軍有嚴科刑茲罔赦檄之所到咸共申省

驅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

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

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大名太守移州郡讓農檄

盧柟

歲壬寅月日大名太守某檄州郡諸父老曰某不佞膺 天子寵命來守茲土作爾邦長牧爾唯雍熙寔守之休爾之弗克若化若育唯守之憂天命民惪上下寅畏于豈惟夙夜遑遑哉先是于踰河徂蒲抵陳畱界道遇流餓控訴屢極俾于心有戚戚焉觖民父母行政令其子弟老弱轉徙溝壑而莫之省恴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曩者涉冬燠温陰陽奸忤使其民太無麥禾后茲雨雪有濡澤渥后土陽癉溢溢黃膏流

懋然而農事未講也方是仲春檄爾諸父老其悉心聽之曰翳唯古昔聖王踐大寶垂鴻猷馭天立極匪唯弓矢戈矛取威定遠足以示武也匪唯城郭溝池飛堞樓柵足以固險也匪唯法象圖數足以應天也匪唯典章足以約民也匪唯黼扆圭冕兕虎鮫鼉彌龍貔貅足以章制也易稱耒耜書載璿璣玉衡用齊七政詩詠豳風春秋書六月雨周官太史順時覛土贊王耕墢庶人終畝凡此靡不以農事為首務爾諸父老附山澤依阡陌負暄曝背顧弗躬率子弟深耕力耨遂令腴膌封壤墝埆弗易榛蕪延蔓使水火之

化不行夫然後上違徵科之令下凍餒其妻子貰貸不足則棄鄉里背墳墓散而之四方使其廬狐狸爲穴鼯鼠跳梁蓬藋橫翳過者指爲丘墟不亦悲虖且夫恒産所以養恒心也以故子弟多孝悌使無恒産爾欲使子事父弟事兄天懿無犯者得虖哉夫天不秘其寶地不藏其利盡天地之能而利用厚生者存虖人爾父老惰其四體五穀不分極之流離困苦而後憤怨天地明呪民物是惑也夫麒麟鳳凰苞彩翩𩙪不足以充餔球琳琴瑟碧珠琅玕不足以供炊沙棠桂𣟗楬車之菁江蘺之英芳香酷烈不足以給爨

爾父老淫習奇異急於耳目之所難繼顧不近取諸
舉手投足之至易者何邪夫考玄索隱探性命之賾
談天人之蘊者士正行也面方眂勢制器尚象極劘
工之能者工繳考也積貯市廛行居貿販以供征榷
者商通經也而農蕆其彊里舍其鎛耒徜徉出境何
所事乎且予聞庖羲樹蓺五穀肇始也唐堯平秩東
作重務也有虞敬授民時勤政也夏后成賦中邦則
壤也夫聖王崇高富貴方且畜之樹之翼之播之不
恤胼胝愍愍佗佗如是爾父老悾悾顓蒙頑而居約
企覬聖王萬萬不逮而顧求所以過聖王者是邪非

邪予又聞周制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一穀不熟曰饑二穀不熟曰饉三穀不熟則國非其國書有之曰民非后罔戴夫民以衛國也國而非國誰之咎與曩昔吉囊窺夏大入薄侵太原之墟積粟殷陳卒老其師以挫其鋒仍致大俘向使投鞭河山以東之國農務既弛杼柚其空爾之子弟化為鍟鐘爾之妻孥披髪左衽豈唯餓殍溝壑委骨函夏而已哉方今春氣融龢爾父老其親率子弟躬耕畎畝者故諭

對問

對衛大夫問

盧柟

衛大夫問於盧柟曰聞滑令張君肖甫以才量債二虜先生越境遠唁謂非馳辯以詭世與何偃蹇諧刺之已甚也盧柟莞爾而笑曰然誠有之大夫固以此誚僕僕亦誚大夫之未盡善也請復以所聞楚王好康瓠委積如山三年不收而化爲鱁好黃支車渠矜之以緗縞好周之彝商之鼎夏后氏之龜玄纁十襲藏之秘府朔旦有事必齋戒沐浴而後敢見其物益珍愛之益貴非獨人爲然鬼神亦自有之也是故黃帝張樂洞庭之野享山川洽羣神皐搖乎層霄之外

夫虎笙之音奚足與之感天地哉歐冶子鑄干將之器泰乙鑒壇飛廉鼓槖雲霧晦冥升降乎上下夫鉛錐之末豈能與之動造化哉非獨鬼神爲然士亦有之也夫君子鍾山嶽神秀崛起佐世將銘功山石雖少膺險難而神明已禠其賊夫草菅之智抑安知天之所爲哉大夫退曰先生行乎小人也誠不能知若事

設論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
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
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
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
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
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
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
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
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
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
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
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

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

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
且月費俸錢歲縻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
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
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
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亾計班
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
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
豨苓也

識應

袁泰

袞爲郎者六年以罪戍湖或譏以不能明哲保身蹈於幽辱乃感東方生班揚之古畧述性命之典以應之其辭曰

客譏袁子曰吾聞乘時者奮功用世者興業是以傅說操築而立相甯越商歌而擧身百里奚自鬻而霸晉李斯上書而佐秦公孫發策於牧豎買臣奮跡於負薪皆自攀附光華匡依明聖輸納謀謨操握機柄勳隨時建名與身立其次亦能守知足之戒遵見譏之訓考明哲之規履中庸之行乘高而不危歷險而不困身名無辱物我兩得今子誦詩書之緒言修孔墨

之遺烈自謂學無不通化理畢達宣辭若星羅肆辨若河決高慕軒農而侈談稷卨幸得遭　聖王踐亨衢竊組綬曳丹朱曾不能奮材智吐英奇排閶闔而直上翔文石而獨趨響震而景從電耀而猋馳逐逐乎班行摟棲乎簿書進無脫穎之能而退失儉德之義然且曠官棄守負釁包羞拘桁楊陷纍囚肩被黑索首貫三木九死一生為世大戮既不能效蕭傅之仰天以自裁又不能為鄒陽之上書以自明名編尺籍身隸戎伍多口羣譏憂讒遺侮而子曾弗寤寧不有愧於心歟袁子笑而應曰夫神龍之奮也下上陰

陽吐納雲霓倏忽而雨澤九垓有時而困於豫且者遭也良馬之驟也捷若迅風霍若飛電一日千里有時而僨於鹽車者遇也君子能修身以俟時不能必時之我庸能察幾以遠禍不能必禍之不我從必若所言矜富貴而鄙賤貧夸顯榮而譏困難則是因羑里者不如飛廉惡來之用事也厄陳蔡者不如季孟高鮑之得志也且夫困不極則智不精憂不殷則名不成是以朝曦因乎夕晦隆暑兆於堅冰昔者夷吾束縛而創霸孟明俘虜而顯名范雎折脅以報魏孫子臏足以破荆絳侯樹勲於縲絏子長發憤於宮刑

更生竭忠於城旦黃霸受書於幽圄或身殘而志愈勵或運塞而心自亨或守死以善道或履險以居貞始拘攣於跛躄終解脫於艱屯故能生銘功於彝鼎沒垂譽於丹青使數子者狥匹夫之小諒忘聖賢之達節吾見其輕鴻毛於溝瀆而等蜉蝣之生滅也惡在其足稱哉今子述蕭傅之自裁而不誦箕子之明夷夸鄒陽之上書而不察冶長之非罪咎明哲之不足而曾不知非智巧之所能避也故曰良工能御而不能使禽之必獲良農能穫而不能保歲之不凶從志以規利不如安常以委順行險以徼時不如居易

以僕命賈生不拜相於漢文之朝非絳灌之讒也時也李廣不封侯於漢武之世非霍衛之忌也命也故士或七十說而不遇或一言而蒙召或一歲而九遷或三十年而不調是豈材智之相縣亦由其遭與弗遭也嗟乎患得患失者鄙夫之慝也時行時止者哲人之則也用之則爲臯䕫不用則爲沮溺世譽之而弗喜衆尤之而靡戚無思無營一消一息汜乎其若浮覩乎其莫測以天地爲粃糠以古今爲朝夕又焉能緣物以律巳而舍我以狥物哉

辭

秋風辭

梁元帝

秋風起兮寒鴈歸寒蟬鳴兮秋草腓萍青兮水澈葉落兮林稀翠爲蓋兮玳爲席蘭爲室兮金作扉水周兮曲堂花交兮洞房樹參差兮梢密紫荷紛披兮疏且黄雙飛兮翡翠並泳兮鴛鴦神女雲兮初度雨班妾扇兮始藏光且淹留兮日云暮對華燭兮歡未央

伯川辭 并序

何景明

伯川者周太伯之所遺也水部錢君家於川上世敦

讓節至水部益修文義有紹芳烈將俟官成歸於伯川之上命予作辭歌以樂志

錫山之下兮伯之河水鱗鱗兮石粼粼予之宅兮水阿結綠蘅兮葺荷白蘋兮青莎何以繚之兮素沙予朝出遊兮暮來歌予不樂兮復如何若有人兮河之湄施蕙帶兮服芰衣循洲陁兮下水裔目眇眇兮獨懷思芳華兮蘭蓀折之兮遺誰霜露兮夕下恐芳菲兮我萎歲暮兮無聊佳人兮來歸川之上兮太伯所居我迎伯兮河之隅羞蕙殽兮薦文魚伯之來兮駕栢輿兮菲兮爛襲予我思佁兮世靡渝

